

当代散文研究·王兆胜主持

个我、真情、知性

——朱鸿散文的魅力及其启示

张 伟

摘 要：陕西作家朱鸿以其历史文化散文和关中书写在现代散文之林独树一帜，然而更内在的艺术特质常被忽视。朱鸿散文多表现作家富于个性的自我，常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坦诚塑造人格意象，长于内心世界的刻画，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多自然表露作家的真情实感，常书写爱情、亲情、友情、体物之情、大我之情，以真切、激荡的情感打动读者；多对宇宙人生充满知性认识，长于从物性中提炼为人处世之道，从人间世事中挖掘社会人生之理，多能站在生命伦理和生态意识的高度审视大千世界，对现代文明展开深入的文化反思。朱鸿散文以真我、真情、真知为本的特质，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散文独抒性灵、表现自我的传统，在情感厚度和思想深度上推动了现代散文向前发展。

关键词：朱鸿散文；个我；真情；知性；自我表现

散文是“整个文学创作的母体与基础”^①。朱鸿以其风格卓异的历史文化散文和关中、长安书写，在现代散文之林独树一帜，并引发过较大的反响。然而，关注朱鸿笔下“夹缝中的历史”与“大时代的英雄”，在作为“中国的院子”的关中和作为“中国的心”的长安之间来回审视，也会忽略朱鸿散文的一些内在特质。^②为此，有必要挣脱历史文化、文学地理对朱鸿散文的遮掩，从自我性、情感性、思想性等散文文体更内在的层面对朱鸿散文展开深入认识。

一、个性自我的直接呈现

钱歌川说：“小品文是一种表现自己的文

学，尽管取材的范围没有涯尽，但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③表现自我与以自我为中心，始终是

- ① 林非：《散文的未来》，《林非论散文》，第43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
- ② 既有的朱鸿散文研究多关注其对长安的叙述及历史文化的阐释，相关研究可参考房存、唐晴川：《论朱鸿散文的地域化书写——以散文集〈长安是中国的心〉为例》，《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周倩：《文化视阈与地域化书写——朱鸿散文创作及其他》，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郝彦丰：《朱鸿散文与长安叙述》，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田菁菁：《朱鸿长安文化散文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 ③ 钱歌川：《谈小品文》，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15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现代散文的本质特性。然而具体到散文写作,自我表现到何种程度,如何体现特色和个性,始终难以厘清。朱鸿散文大多记录作家个人的生活经验,抒发作者的内在情绪和所思所想,其作品无论题材宏阔与细小,总能让读者直接触碰作者温热的心灵,窥知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

其一,朱鸿散文多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我”时常直接在标题、首段、文中频繁出现。从许多散文的题名可直接看出朱鸿对自我表现的推崇,对第一人称叙述的偏好。《我爱我的姓》《我为什么没有长高》《我的果园》《我与书》《我的喝茶》《我梦见了邓小平》《我家的蟋蟀》《我在孔庙的所见与所想》《我的宇宙之门》……这些散文的题名都以“我”起始。俗话说“题好一半文”,从作家题名的随性、开门见山的态度,也可看出作者对表现自我的热衷。李广田认为散文“宜于作主观的抒写,即使是写客观的事物,也每带主观的看法”^①。朱鸿很多时候将散文的主观抒写和主观看法,在文章标题中直接呈现。

朱鸿很多散文首段以“我”起始。无论是《少女的金子》首段之写“我曾经以为”,还是《井陷》首段之写“我的家乡,并不是雨量充沛的地方”,抑或《三十二朵鲜花》首段之写“我住宿的宾馆,客房与舞厅是相连的”,《远方》首段之写“我对远方的向往,是深切的”,《简单生活论》首段之写“我从来也没有过上复杂的生活”,《愤怒之美》首段之写“我容易激动”,《恋旧》首段之写“我是一个恋旧的人”^②,这些散文从首段首字即以“我”的口吻展开言说,就文体形式而言具有明显的自我表现意味。与小说多强调叙述者隐藏得越隐蔽越好不同,散文中的叙述者通常是裸露在外的,作家的个人见解和人格意象的传达更为直接。

朱鸿散文除题名、首段喜以“我”起始,开门见山表现作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外,文中还频繁出现“我以为”“我感觉”“我发现”等表现作家主观认知的词汇,由此直接引起议论。朱光潜认为:“文章只有三种,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再其次是向许多人说话。”^③正是这些充溢于朱鸿散文中的主观言语,使作品执着于个性自我的倾吐,而不含太多功利目的,从而极大提升了作品的艺术境界。

谢有顺认为:“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在散文家的笔下,是藏不住的,它随时会站出来向读者发言。”^④朱鸿在谈及散文观时也认为:“散文是一种自我表现的文体,它能充分表现自我的感情、思想、学识和气质,使自我获得精神的解脱与升华,从而造成阅读的美感。”^⑤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朱鸿散文的特质是“个人的”,是从作者的主观出发来言说的。读者可以从简明晓畅、错落有致的语言中,真切感受到作者在自由诉说着自己的见闻和感触,是在看似散漫如闲云,实则紧凑如珠玉地言说自家之事。当然,朱鸿散文的主观叙述与自我表现,也并非与时代、群体绝缘的自恋之“小我”的狂妄滥炸,作者始终以一顆独特的心灵,以自身为样本和案例,烛照着人类有所同然的世相。

其二,朱鸿散文多真诚无饰地塑造作家自身的形象,坦诚表露个性特征和性格弱点。与许多散文家乐于塑造自己明达睿智、富于道德感的光辉形象不同,朱鸿还多从自己的阴暗面出发,反思具有普遍性的人性弱点。其作品所塑造的人格意象也往往并不“高大全”,而是有缺陷、短板、弱点的与众生一样的普通人。这种反思自身问题的视点,在朱鸿散文中尤为普遍。

朱鸿散文常向读者揭示作家的一些正面性格特征、兴趣爱好、日常习惯,以此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塑造自身的文学形象。《补地》由修补婚房的艰难经历点出人的血肉之躯反而“最耐磨损、最经摔打”,揭示了自己“不会凑合,不会随遇而安”^⑥的性格。《海像》写“我”依恋

① 李广田:《谈散文》,《李广田全集》第5卷,第1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② 以上引文依次见:朱鸿:《药叫黄连》,第107、11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朱鸿:《西部心情》,第46、38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朱鸿:《人生的爱与智》,第49、54、6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③ 朱光潜:《论小品文》,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12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④ 谢有顺:《散文的常道》,第12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⑤ 朱鸿:《我的散文观》,《药叫黄连》,第26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⑥ 朱鸿:《补地》,《白原》,第41-42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着宏大而包容的海,因自己“酿造悠然气息的心”^①而感到自豪。《我与书》点出自己的致命弱点是喜欢读书。《躺着读书》表露作家对读书方式的偏嗜。《秋天来了》写自己时刻准备担当人生责任。《月下玉兰》以洁白的玉兰花,表达对古今情操高尚之人的敬慕,对高尚品格的追求。《远方》由对远方的向往,表达对未来和人生理想的憧憬。为增加自身的硬度和韧性,作者呼吁《向司马迁学习》,为聆听心灵的召唤,作者大谈《简单生活论》。这些散文清晰直白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绝不妥协、凑合,有包容心,喜爱读书,乐于承担责任,具有高尚品格,追求人生理想的人格意象。这些美质,值得每一个人效仿和拥有。

朱鸿不只写自身的美好品性,还多剖析性格弱点,反思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手》充分体现了朱鸿散文对人格意象的塑造和自省意识的表达。文章由“勤奋的器官”手写起,谈及“我”用钱帮朋友买通主事之人,让自己的手变“肮脏”的旧事,这一耻辱的经历使“我真的感到作呕,我唾弃着自己灵魂的一个角落,甚至我想让火烧烧我的手,用刀刮刮我的手”^②。《为了一本书》写中学时“我”趁教室无人偷走班长的书,后被来家中玩耍的班长发现,而“我”为名誉不敢承认,想在书店买一样的书证明并非偷来,发现书已绝版,最终“我”决定承认一切并向班长道歉。买通也好,偷窃也罢,都是道德有亏之事,然而作者敢于书写不光彩的经历,表达内心的歉疚和自省,回顾和反思自身的阴暗面,并将之导向灵魂的升华。如此,既塑造了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又具有深湛的思想启迪。此外,《暗悔》写“我”迫于屠夫短刀的威慑,不得不掏钱买肉,继而为尊严和意志屈服于暴力而深感懊悔,以至于长期忍受着心灵的折磨;《哭泣的老牛》写一群青年“谋害”老牛以吃牛肉的旧事,而参与其中的“我”感到老牛“对人类的愤怒的指责,深刻的鄙视,强烈的仇恨”,“我”深感“人类的成长就是建立在剥夺和奴役动物之上”,因此决心“真诚地向老牛赔罪”^③;《粉碎之后的塑造》写“我”遇到冒犯就发火,这时“我的脾气就这样丑陋起来”^④,愤怒将“我”的形象粉碎一地。怵于暴力不敢坚守本心也好,贪图

小利从众谋害动物也罢,以眼还眼动辄欲怒也好,这些都是人身上不光彩的一面,然而作者毫不隐讳地表露了自身的阴暗面。毋庸置疑,面对相同境遇普通人未必能做得更好,人各有各的性格缺陷,作者敢于揭示、反省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敢于表现内心的挣扎与善恶之间的剧烈搏斗,其人格意象的塑造就显得真切而贴近人心,更易引发读者的理解与共情。

总之,朱鸿散文之于自我正反两面的形象塑造往往是直陈而非曲隐的,这充分体现了作家对真切表现自我的执着。王兆胜指出:“散文的公德是‘真诚’,因此‘虚假’是它的头号敌人。”^⑤朱鸿也说:“在我所著的几本薄薄的册子之中,没有一句是谎言,是要取悦或谄媚谁。”^⑥朱鸿以诚实、正直、勇敢的作家自诩,彻头彻尾的真实,始终是其散文的一大亮色,而这种文如其人的“真”,根源于作家人格的真。朱鸿认为:“人格是散文的决定因素……人格的高下,制约着散文意境的大小。人格有魅力,散文才会有魅力。”^⑦梁遇春也曾说小品文的妙处在于“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好的性格的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⑧。朱鸿散文往往清晰地向读者折射出作家本人的美好人格、独特品性。美好人格于散文创作至关重要,只有如朱鸿这般真诚无饰地表现自我,读者方能直观感受到作家的人格魅力,继而引发强烈的共鸣。特别是作家对自身弱点、缺陷的展示,不仅拉近了与读者间的心理距离,还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真

- ① 朱鸿:《海像》,《白原》,第53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② 朱鸿:《手》,《药叫黄连》,第4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 ③ 朱鸿:《哭泣的老牛》,《药叫黄连》,第72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 ④ 朱鸿:《粉碎之后的塑造》,《药叫黄连》,第15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 ⑤ 王兆胜:《散文文体的张力与魅力》,第29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 ⑥ 朱鸿:《我与书》,《白原》,第150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⑦ 朱鸿:《我的散文观》,《药叫黄连》,第26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 ⑧ 梁遇春:《〈小品文选〉序》,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2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实性和感染力。

其三,朱鸿散文往往既重外在体验书写又重内心世界的表现,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和个人色彩,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文体风格。

善于由现实之境联想到心中之象是朱鸿散文的一大特点。如《勿谢》中“我”将被撞女士送往医院后,想到“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有心,有怜悯之心,仁爱之心,有羞耻之心,反省之心”^①。《秦始皇兵马俑之气》写看着兵马俑,“我会想起秦军活埋四十万赵军的情景。我想象着秦军把俘虏推到沟壕……”^②。由现实中发生的事件、目睹之景象引发内心触动,将客观物理世界和主观心灵世界结合起来,充分表现了作家对外在感受和内心世界都很重视。有时,作家甚至只将外在景象、事件作为叙事的质料,更注重刻画内心世界。如《最美的头发》写迷恋有一面之缘的姑娘,那美如溪水的头发让“我”心动不已,而这篇文章纯然是作家内心的独白,特别是情感波动和内心感觉的表述,让读者能够轻易窥知作家内心世界的情感变化。《万里孤行》俨然是作者在冷清、孤独中成长为作家的心路历程。《一九九五形成的思想》全是作家由官本位引发的内心想法和一些比较理想化的设想。《蛇界》借助想象在蛇界漫游讽喻人间乱象。可见,情绪的流转、思绪的变迁、内心想法的揭示、想象空间的塑造,是朱鸿散文的一大特色。朱鸿散文往往倾向于直观表露作者的内心世界,往往致力于棱镜般折射丰富多彩的内在图景。

朱鸿对内心世界的描摹通常是多向度、多侧面的,阅读作品可以明显感受到其对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不同层次,他通常并不单纯表现某种确定的情感和情绪,而是往往极力写出内心矛盾的思绪和情理的搏战,既表现了向往光明、崇尚真善美的一面,也直面了人性的弱点和幽暗之地。正是这种复杂多重的心理趋向,使作家的人格意象和内心世界的图景多姿多彩,同时也与自我表现一同构成作家独特的个人风格。

郁达夫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③阅读朱鸿散文,不难发现作者继承并发扬了现代散文重个性表达的文学传统,这些散文作品强烈折射出作家

本人的性格、偏嗜、思想、情感、生活习惯、人生理想,具有强烈的自叙传色彩和个性表现的意味。朱鸿散文之一言一辞,无不是作者在表自己的意,说自己的话,展现自己的生活阅历和人生经验,其散文作品毫无疑问是极富个性的,通过这充满强烈个人色彩的文字,读者可以明晰地认识到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朱鸿散文强烈的个性色彩,也使其作品具有一种极具辨识度的文体风格。朱鸿散文往往看起来是作家漫不经心的自说自话,有时显得有些散漫支离,繁冗琐屑,但细读之不难发现,其作品散漫中显露出一种舒徐自在、悠然裕如之姿,看似漫不经心的闲话,实则一篇之中,句句有其不容替代的内在含义,使读者读完仍想再读,乃至反复咀嚼。这种看似闲庭信步,实则绵里藏针的散文风格,似乎与周作人所提倡的冲淡平和、古雅遒劲有一种明显的相似性。林非指出:“艺术风格是作品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完整体现,它显示出作家整体的人来……只有成熟的作家才会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④现当代作家中,鲁迅、周作人、茅盾、冰心、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孙犁、杨朔、贾平凹等作家都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就布封所谓“风格即人”而言,朱鸿与上述作家一样,其散文作品体现了作家强烈的个人色彩,而这实际上是作家人格魅力在文学作品中的直观呈现。因此,就体现个人风格的层面来说,朱鸿毫无疑问是一个成熟的散文家。

综上,朱鸿散文多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多着意塑造自我的人格意象,注重内心世界的刻画,形成了以自我表现为特征的独特个人风格。而这以“我”为中心的宗旨,充分体现了作家对晚明以来小品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传统的继承和变奏。古人曾说,人如其文。林语堂也认为“性灵就是自我”,“文章者,个人之性灵

① 朱鸿:《勿谢》,《放弃》,第38页,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

② 朱鸿:《秦始皇兵马俑之气》,《放弃》,第152页,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

③ 郁达夫:《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文集》第6卷,第261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④ 林非:《关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研究的问题》,《林非论散文》,第25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

之表现”，“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①。由此可见，散文之生命实在于独抒性灵和自我表现，作家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格魅力，通常其散文也具有相应的特点。这恰如朱鸿自己所说，作品是“生命的外化”，作品的最后较量是“作家人品优劣的较量”^②。朱鸿散文的一大特点便是个性之自我的表现，作品的成功，实赖作家本人高尚品格的养成、自然率真的表达。某种程度来说，朱鸿散文近于胡梦华所谓“絮语散文”，读这一类散文“我们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格动静描画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这里面”^③。朱鸿散文总是致力于展现独特的、富于个性的自我，特别热衷于塑造自我的人格意象，而这无疑是现代时期讲究性灵和个人笔调的小品文创作的当代回响与变奏。

二、人间真情的真切流露

李素伯认为散文“较为近人情”，“只是不经意的抒写着自个儿所经验感受的一切”，表现的“正是零星杂碎的片断的人生”^④。作家的情感经验，始终是散文的主要表现对象。朱鸿说：“我一向善感，现实中的或艺术中的事，每每会打动我。”^⑤读过朱鸿散文不难发现，情感始终是其作品的一大要件。那些人与人之间极易打动人心的爱情、亲情、友情，人与物之间的心灵相契之情，人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大我之情，往往在朱鸿温润的笔端流淌而出。

其一，朱鸿散文多写与异性间的感情经历，表达对爱情的憧憬和追忆，特别热衷于表现爱而不得的青涩爱情。朱鸿散文多以爱情为主题，《爱之路》写“我”对爱而不得的女子的深情告白，那种“清澈而久久不息的感情”^⑥失去喷涌的通道，曲折坎坷的求爱之路就格外感伤。《一次没有表白的爱》写大学时代与暗恋对象之间的旧事，《五月的手绢》写与一位送“我”手绢的姑娘之间的情愫，这些作品都表现了对幸福和爱的渴望，都充满青春气息和哀婉色彩。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是描绘甜蜜的爱情体验的，如《少女的金子》写“我”对爱情的渴望、尝试，少女的胸是金子，不可让男人随意触碰，因此

“我”收起邪念只吻额头，以此表达对恋人的喜欢。《伞下》写雨中“我”与恋人并肩立于伞下的旧事，感叹爱情的温暖让“我”感到和谐、完整，祛除了“我”的孤独和寂寞。当然，朱鸿不只写自己青涩而略带感伤的爱情故事，有时也写发生在他人身上的爱情传奇，但这二者都表现了作家对爱情的推崇与渴望。《乞丐之吻》写一对乞丐情侣之间真挚动人的爱情，当“两个衣衫褴褛的乞丐紧紧搂在一起”，亲吻着发出呻吟之声，“我只感觉大地一片干净”^⑦，显然在作者看来爱情无关身份、金钱，圣洁的爱与剔透的心，也能透过肮脏的外表折射出动人的辉光。《赤橙黄绿青蓝紫》写七位已故女性朋友的爱情故事和悲剧人生。上述作品写爱情都极具感染力，极易引发读者对甜蜜爱情的回想和沉思。现当代作家虽善写爱情者有之，但如朱鸿这般热衷的实不多见。

其二，朱鸿散文也常写亲情，其中又以刻画母亲形象、歌颂母爱为主题的作品相对较多，这些叙述与亲人之间发生的旧事、刻画亲人形象、表达对亲人怀念和感恩之情的作品，往往让人读之暖流直入肺腑。朱鸿散文多写母亲、母爱，《母亲的尊严》写母亲的尊严由劳动铸成，她身上有一种“原始意义的牺牲精神”，“对人生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爱”^⑧，文章所写母子情深与母爱之伟大让人感动。《如愿在春天》写母亲日渐苍老体衰，而“我”始终未兑现带她游览骊山的承诺，继而充满对母亲的愧悔和怀念，希望春

- ① 林语堂：《论文》，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5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 ② 朱鸿：《读书与写作》，《放弃》，第247-248页，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
- ③ 胡梦华：《絮语散文》，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1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 ④ 李素伯编：《小品文研究》，第12页，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
- ⑤ 朱鸿：《苦难与智慧》，《人生的爱与智》，第2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 ⑥ 朱鸿：《爱之路》，《爱之路》，第31页，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
- ⑦ 朱鸿：《乞丐之吻》，《药叫黄连》，第9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 ⑧ 朱鸿：《母亲的尊严》，《人生的爱与智》，第40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来时能兑现承诺。《苦涩的苜蓿》写饥饿年代母亲偷苜蓿被抓的经历,《母亲的信仰》写母亲对宗教信仰的坚持,这些作品都着意刻画母亲勤劳却受难的形象,母亲的付出、母爱的温暖与“我”对母亲的深切怀念始终寄寓其间。朱鸿也写与女儿、父亲、祖父、叔叔等其他亲人之间的亲情之深。《喜欢女儿》《女儿的红花》等散文主要写与女儿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深厚而美好的父女情。《围墙》由作为分界、屏障的围墙写起,点出父母就像围墙,没了这堵墙,子女就要首当其冲,独自面对。《合欢树·合欢花》由家中院子里的合欢树及其绽放的花朵,写到祖父母、父母与树之间的感情和故事,童年时代的花和树与亲情纠葛在一起,就散发出迷人的芬芳。《祖父的墓地》《爷的烟袋》由墓地、烟袋引出与祖父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对祖父的深切怀念。《叔叔的家园》主要是由亲情凝聚而成的怀人之作,作家将亲情寄寓在对亲人形象的刻画及与之有关事件的叙述之中,对于叔叔一生的回顾不乏感伤之气。这些作品之写亲人,诉亲情,往往在读者心头造成一道炽热的暖流,形成久久的回味。

其三,朱鸿格外热衷于友情、友谊的书写。朱鸿之于友情的表达,很多时候是采取忆悼文和人物印象记的艺术形式来展现的。朱鸿时常书写与前辈长者之间的忘年之交,无论是写对有一面之缘的文坛耆宿的尊敬之情的《景仰冰心》,还是追忆与老师交往的旧事,表达惦念和感激之情的《我的两个老师》,又或是哀悼前辈师长的《遥送冰心》《柳青之墓》《路遥纪念》《抱歉白描》《严师》……这些作品都表达了与老师、前辈之间的深情厚谊。当然,朱鸿也常写与平辈友人之间的真挚情谊,如《苦难与智慧》《柏杨小论》《寻找和谷》《高平的手》写与史铁生、柏杨、和谷、高平等作家、编辑相识的经历,《忧郁的钱歌》《尊敬的乡长》回味与同学之间难得的同窗之情。至于《李沙铃小记》《邢小利小记》《刘路小记》等人物“小记”也好,《认识华炜》《介绍涂申》等人物“介绍”也罢,这些作品多刻画友人在作者脑海中的印象,追忆与之有关的旧事,抒发关怀、惦念之情。朱鸿也时有书写与陌生人之间短暂的情愫。《三十二

朵鲜花》写与花店老板间因购买鲜花而产生的人间温情,《车站》《维吾尔族青年》写与在车站一面之缘的青年间的短暂情谊,《问路》写在香港街头从陌生人身上感受到的世态的温暖……这些人与“我”相处时间短,情感却无比真浓,极易引发读者的同感。

其四,体物、爱物之情的表达。除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以外,朱鸿散文也常表现作家与万物之间的相通之情。对物性的体察和对万物之美的欣赏和揭示,深刻反映了作家对自然万物的理解与热爱。《校园的树》写校园中的雪松、玉兰、梧桐等树木在不同季节的景象,树不同的色、形、性启示着“我”反问自身是什么样的树。《黑树》写“我特别喜欢冬天的树”^①,疏朗坚硬的冬日黑树给以“我”独特的审美体验。《西瓜》写西瓜是“我”最喜欢的水果,甜爽多汁的西瓜构成了“我”的夏天意象。《西部戈壁》《瀑布之歌》由戈壁、瀑布等风景的审美感受出发,表达对自然万物的欣赏、亲近与热爱。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作家与万物相共情的内在品质。朱鸿的很多散文中人情与物情是交融在一起的。如《我家的蟋蟀》表面写蟋蟀的故事,由蟋蟀而感到寂寞和孤独,但篇末漫不经心写下的“在那年的秋天,我丢了两个爱我的人”^②方才揭示此文实是一篇典型的寓情于物之作。《一件西服》表面写定制西服的经历,实则表现“我”受到服装公司真诚对待而在内心产生的一点感动。这些作品与纯粹表现爱物之情的散文有所不同,在物象之美与爱物之情以外,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方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其五,强调政治性、集体性的大我之情的表现。朱鸿也有一些散文表达政治气息浓烈的大我之情,只是相对来说并不常见。《毛泽东之死》抒发因毛主席逝世而生发的感触,《毛泽东出现在街头》由购买毛主席画像表达对领袖的崇拜,《我梦见了邓小平》写因邓小平逝世而引发的感怀,《何以安魂》为三线建设中死亡的学生

① 朱鸿:《黑树》,《西部心情》,第5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② 朱鸿:《我家的蟋蟀》,《西部心情》,第11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招魂和鸣不平……这些散文表现的大多是与时代政治紧密结合的集体主义情感。朱鸿也时有表现爱国情和民族情的作品,如《死石》写圆明园遗址上的石雕,《不沉》写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沉没的舰艇,这些作品都由历史遗迹回首中华民族的创伤和耻辱,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主义思想。总的来说,朱鸿旨在抒发大我之情的散文并不多,写法也与杨朔、秦牧、梁衡等人有所不同,其对于大我之情的抒发总是融入个人的真切体验之中,较少说教气,多由个体扩张至群体以引发读者共情。

综上,真情流转是朱鸿散文的一大亮点。林非曾说,“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①。朱鸿自己也说:“人们厌弃虚假的散文,要求作家通过作品给人们以真情……抒发了真情的散文,无疑是对的。”^②真情始终是散文的命脉所在,朱鸿散文表达真情实感更是炉火纯青,文章处处洋溢着真切的同情、仁爱、关怀,厚重深沉而又珠圆玉润。这恰如林语堂所说:“人类情感,有所同然,诚于己者,自能引动他人。”^③因此,粗略来看,朱鸿散文表达的情感仍是老生常谈的爱情、亲情、友情、体物之情、大我之情,但从精微之处来看,朱鸿以自我的真实体验为底色,以人与人之间相通的情感为画面,以散文之体来凝聚感情波动的结晶,这种由自我出发的直接抒情,往往并非单纯的发泄、肆意的干嚎,而是于真挚之中见其凝练,于含蓄之中见其深沉的,故颇具隽永之味,一如品茗之后的回甘。

三、宇宙人生的知性认识

莱蒙托夫曾说:“热情并不是别的,只是思想的初步发展。”^④人对于客观现象的认识,总会由感性认识跃升至理性认识。朱鸿散文之谈人生与世界,自然与社会,往往由真情而引出真知,从物之性、人之理、天之道三个层面抵达对宇宙人生的知性认识。

其一,朱鸿散文长于从物性中提炼人类社会的为人处世之道。《药叫黄连》由味苦但能清热解毒的中药写起,回忆儿时母亲给“我”喂食

黄连的旧事,渐及人生之苦味的思考,点出“在世间,人对幸福的期望程度合适才算智慧”^⑤的人生道理。《晴雪》由雪后天晴之景写起,渐及对人生、命运的思索,认为人不能为欲望和改变命运而工作,“人总是从一种心灵的困境进入别的一种心灵的困境,人总是抓住一个欲望的果子却不能抓住别的一个欲望的果子”^⑥,作者继而认为人应当与命运和解,如此方能跳出围城困境,摆脱琐碎烦恼的缠绕。《衣着》由着装联想到如今“衣着成了人的包装”^⑦,成了一种意在欺骗人的表面现象,而真正反映人质量的是脸部,只有浅薄之人才打量人的衣着,文章表面写衣着,实则思索人的本质与表象的关系问题。这些散文虽然看起来写的是中药、雪景、衣着,实际上反思的是人的苦涩与幸福,理想和欲望,外表与本真等深层问题,外物往往只是作家用来阐释这些人生哲理的引子和途径。

朱鸿笔下类似的因物说理之文甚多,如《张良论竹》由“竹直易毁,曲反得存”的现象揭示祸福利弊互相转化的道理。《花魂》写世人多怨昙花盛开时间短而忽略它的美丽,“我”却感叹昙花在夜晚默默绽放的精神最美,继而揭示了生命即便只有光彩夺目的一现,也胜过一生碌碌无为的道理。《共生树》写两棵树交替荣枯,得以克服贫瘠环境共生共存,揭示了人应当互利共赢,拒绝恶性竞争的道理。这些散文都采取以物喻人的方式说理,将竹子、昙花、共生树身上的精神和美质,比附到人应当遵循的道理、准则之上。此外,揭示人的美好特质如珍贵之物

- ① 林非:《散文创作的昨日与明日》,《林非论散文》,第47-48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
- ② 朱鸿:《散文的人格意象》,《白原》,第15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 ③ 林语堂:《论文》,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5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 ④ [苏]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翟松年译,第10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 ⑤ 朱鸿:《药叫黄连》,《药叫黄连》,第2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 ⑥ 朱鸿:《晴雪》,《药叫黄连》,第2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 ⑦ 朱鸿:《衣着》,《药叫黄连》,第4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一般常在黑夜中显现的《夜》，人的高效运转如道路一般以“秩序和规律为前提”^①的《高速公路》，人的意志和力量犹如宝鸡峡密集的《钎印》等皆属此类。

当然，朱鸿也有一些说理散文不以人的特质比附物，而以人生过程比附物。如《城墙》之由西安城墙写到墙使人忘了墙外广阔的天地，进去困难出来不易，而人生亦然。《隧洞》之写隧洞之由光明入黑暗，复由黑暗入光明的特质，点出人生经历黑暗才会迎来新天地。《上楼》写人生和上楼一样不必心急，应有淡然的心态，感到灵魂的轻松。这些作品倒不是用城墙、隧洞、楼梯的物性特征启示人来效仿，而是由这些物的特性来揭示人生过程的一些规律。但这两种情况在艺术上是如出一辙的，都采取借物说理的方式，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做人和人生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某些道理。

其二，朱鸿散文往往善于从社会生活中提炼人生之理，多通过反思人事之内奥，揭示人复杂的日常生活中暗含的人生哲理。

首先，朱鸿善于通过叙述耐人咀嚼的人事来说理，通过对个体经历及其命运的展示，揭示群体性的人生道理。《攀登》写瘸腿青年遇到电梯故障，却拒绝他人帮助，拄着双拐爬上八楼参加考试的事件，顽强攀登的青年无疑体现了生命的坚韧和人对信念的坚持。《黄昏，谁把钥匙丢了》写公共汽车上争抢座位导致人们同情和爱心的丧失，而一位姑娘寻找钥匙主人的过程，让人们努力寻回了谦让，文章由钥匙的失却写到人心中钥匙的丢失，道德良知的退缩。《井陷》写儿时被其他孩子诬陷将伙伴推入井中的旧事，以此反思“人有势利的弱点”^②，从而也反衬出正义的可贵。此外，《记钟鼓楼广场夜游》由城市夜游感叹人应当“给心灵以空间”^③，《勿谢》由推辞感谢信感念人类理应互帮互助，《死与邪恶》由朋友遇害感叹与邪恶相抗争的死，意义大于寻常人的生，《死线》由儿时踩出的雪地足迹感叹人终有一死，因此更应好好活着，热爱自己和他者的生命……这些作品都通过叙述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事，点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人生道理。

其次，朱鸿长于归纳总结社会现象，以展开

议论的方式分析其中暗含的诸多人生哲理。《放弃》写人成功的秘诀在于善做减法、懂得放弃，能够克制自身的欲望，避开执念的缠绕。《坎坷之后》由自身坎坷命运写到人生只有经历了坎坷才能迎来坦途，坦途和平路的境界不同。《英雄与明星》写英雄依靠自身素质和时代境遇，而明星只迎合、取悦社会，因此人们应该欢迎英雄、欢送明星。《苟活》写人应当积极主动去享受生命，生命的状态应当是饱满而非萎缩的，苟活是顺应环境压力的产物，并非人的本性。朱鸿笔下以议论说理为主旨的作品还有很多，《权力之外的权力》谈金钱、美色、名声、思想的巨大能量，《出名的办法》论人们猎取名声的几种途径，《阴暗的巨人》反思人类对于巨人和偶像的盲目崇拜，这些作品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此外，《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关于乞丐》《关于贝多芬》《异性》《美人之美》《荣堂言论》《黑白》《人生三大红运》《幸福的可能》等论说文气息浓郁的作品，全是作者关于表现对象的一些理性思索，阐明的也是与饮食男女、日常生活有关的人生道理。这些作品并无多少叙事、抒情的成分，而多以议论的方式说理，多充满启迪读者的真知灼见。

叙述人事以说理也好，议论社会现象、问题也罢，朱鸿散文都体现了对思想内涵的追求，充满强烈的知性色彩。朱鸿散文大多体现了作家对于人类自身诸多问题的认知、理解、建议，正如朱鸿自己所说：“我认为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并不比对宇宙的认识深刻多少，科技的发达与人类愚昧的减少不成正比，生活的富裕与人类狭隘的消除不成正比。”^④朱鸿散文对人及其命运的关注是自始至终的，以人为中心展开理性认识，始终是其作品鲜明的特点。

其三，朱鸿散文还对生命伦理和生态意识

-
- ① 朱鸿：《高速公路》，《白原》，第4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 ② 朱鸿：《井陷》，《药叫黄连》，第112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 ③ 朱鸿：《记钟鼓楼广场夜游》，《放弃》，第17页，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
 - ④ 朱鸿：《思考文化人经商及其他致庞进书》，《药叫黄连》，第25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有深刻理解,对现代文明的副作用有清醒认识。朱鸿散文时常秉持生命伦理观,强调众生平等,提倡保护环境,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识。如《我的宇宙之门》是写楼房的阳台的,但作者由此联想到“生命不能沟通,往往就相互残杀”,继而认为“人为万物之长,就应使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安全而舒适”^①,应该尽力解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等问题。《生命链》更是直接体现了作家的生命伦理观,作者认为“所有的个体都是生命链上神圣的环节,它有承上启下的责任”^②,任何个体都应该热爱和保护它的环节,战胜灾难,生殖繁衍,都应该在珍惜自身的同时不排斥和压制其他个体。因此,作家极力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写人与海豚同时在海中冲浪的景象,感叹这“人与自然最高最美的境界”让“我”深刻感受到“世界的完善与人生的美好”^③;《养石》写被清静之水浸润的石头“是有生命的”,它们周围聚集的泡沫“仿佛是石子的呼吸”^④;《生命》写瓦缝中流露出草色,以此表现生命的顽强与坚韧……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作家对自然万物的亲近和理解,对生命伦理和生态意识的推崇。

在朱鸿看来,现代文明和都市社会很多时候是戕害生命、破坏生态的,这难免引起作家的批判与反思。《鸟类》写作为“自然之链的一个环节”的鸟类,参与构成“万物生存的广阔背景”^⑤,然而在人类捕杀、破坏之下,鸟类命运堪忧。《夏天的枯树》写人们修水泥路面时只给槐树留下盆子大的土地,以至于树木庞大的根须只能接受微弱的雨露,继而导致树木在夏天全部枯死。《寻荷》写人类欲望不断膨胀造成莲荷的凋残、消逝,当“水田里已种上了一种高价的经济作物”^⑥,给人以美的享受的莲荷消逝就不可避免。《灞河在哪里?》写在几百万人口和无数建筑的重压之下,灞河水不断减少,“总有一天,灞河要变成一条枯河死河,最后从大地消失”^⑦。鸟类消失,树木花草死亡,河水减少干枯……这些生态环境组成部分的崩溃,都反映了人类活动造成的巨大破坏,作者对这些不良行为予以揭露和反思。

当然,作者还由环境危机和生态问题进一步延伸,对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不好的一

面予以深刻批判,期待重新寻回人类赖以生存的文化之根。如《大雁塔》由大雁塔周围如今“烟雾压城”的景象,感叹“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为了追求利润,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大规模加速地消耗自然的资源”,继而自然反过来报复人类,造成“生态失衡,气候反常”的现象。^⑧《废墟之光》写村民在少陵原利用黄土建石灰窑烧砖、烧瓦,将“一直为庄稼覆盖的地方”^⑨转变为“商品生产”之地,商业文明的扩张使如今的少陵原几成废墟。《美桥》称现代天桥为“美桥”,可是桥面点缀着人的肺泡与气管分泌的粘液,果皮纸屑四处纷飞,时有苍蝇成群结队,文章对现代城市生活的批判在“美桥”的反讽称谓中清晰浮现。《渭南河》悲愤于工业文明在这条河上“无处不留下它的恶迹”^⑩。这些作品都反映了现代社会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

批判之后,朱鸿不免对传统东方文明、文化的没落心生同情与感伤。如《石器》写人们正在丢掉石器,石臼、石磨、石碾等“渐渐从我们的土地和家园消失”^⑪,然而石器是人类艰难走出蒙昧的标志,石器的光芒仍能照亮如今人们前进的道路。《马车走过城市的夜》体现了传统与

- ① 朱鸿:《我的宇宙之门》,《歌以解忧》,第210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
- ② 朱鸿:《生命链》,《人生的爱与智》,第4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 ③ 朱鸿:《和谐》,《爱之路》,第124页,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
- ④ 朱鸿:《养石》,《白原》,第50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⑤ 朱鸿:《鸟类》,《白原》,第59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⑥ 朱鸿:《寻荷》,《爱之路》,第91页,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
- ⑦ 朱鸿:《灞河在哪里?》,《爱之路》,第119页,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
- ⑧ 朱鸿:《大雁塔》,《放弃》,第114页,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
- ⑨ 朱鸿:《废墟之光》,《爱之路》,第113页,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
- ⑩ 朱鸿:《渭南河》,《放弃》,第228页,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
- ⑪ 朱鸿:《石器》,《西部心情》,第2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现代之间巨大的反差,当马车清脆的声音从现代城市道路上传来,对宁静安谧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向往之情油然而生。《山中》写对喧嚣而又充满勾心斗角、名利争夺的城市生活的厌恶,渴望“做一个自然的臣民”^①,享受山间生活的美好。《南京路》写“我”不喜“现代文明装饰起来的都市”,倒是那些古朴幽静的小巷“让我感到人的存在和舒坦”^②。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作家对文化传统的回归。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乡村宁静的气氛、苍茫的色调、质朴的人情和狭隘的视野、萎缩的精神、自卑的心理,孕育了我单纯、敏感、脆弱的灵魂,这灵魂在文明与野蛮、美丽与丑陋、爱情与性欲交战更加激烈的都市中,很快有了创伤。”^③然而,在展露现代文明、都市生活带来的痛苦之后,读者不难感受到作者对原初淳朴的乡村生活、厚重的乡土文化、传统的东方文明的回归与肯定。

总之,格物致知、由物性中提炼出为人处世之道也好,归纳演绎、由人事与社会现象总结出社会人生之理也罢,抑或由生命伦理和生态意识抵达对宇宙万物之理的探寻,朱鸿笔下这些旨在说理的散文都折射出耀眼的知性光芒。然而,在对知识和智慧的探寻之中,他一直是从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反应来挖掘的,始终是以人为中心来审视和衡量的。朱鸿始终认为:“人的理解与沟通之道,人的尊严与高贵之道,人的权力与公正之道,人的解放与自由之道,人的文明与进步之道。这一切,都要从人的生存状态及人对这种状态的反应之中发现和挖掘。”^④朱鸿散文按照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毫无疑问是“关注人类命运的文学”,作者总是极为自觉地“将自己对生活的发现,提炼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⑤。这恰如郑伯奇所说:“抓着活动的社会的一角,认识现实社会的全体。”^⑥恰恰是这种以个体的生活现象为焦点,扩大、延伸到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性认识,赋予了朱鸿散文宏阔的思想境界和高远的艺术旨趣。

朱鸿散文具有表现个性自我、流露真情实感、充满知性智慧的特点。无论是以“我”展开第一人称主观叙述,还是真诚无饰地从正反两个方面塑造人格意象,又或是融合现实与想象,大力描摹内心世界,形成个性鲜明的个人风格,

朱鸿散文都充分体现了作家独抒性灵、以自我为中心、展现个人笔调的艺术旨趣。朱鸿散文对爱情、亲情、友情、体物爱物之情、时代大我之情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作家敏锐善感的天性,以及对抒发真情实感的执着。无论是从物性中提炼出于人类有共性的为人处世之道,还是从日常生活、人间世事中发掘社会人生之理,乃至对生命伦理和生态意识的高扬,对现代文明负面影响的文化反思,朱鸿散文都体现了一位有哲学根基的作家对理性智慧的追求和揭示。可以说,真我、真情、真知是朱鸿散文最为本质的内核,这些以真为底的内在元素,赋予了作品丰富的题材、深刻的主题、动人的情感、深邃的思想。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作家对生活的细观默察,对自我及所处世界毫无保留的展示。归根到底,作家独特的人格、真切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共同在生活的基座上酿造了一缕缕动人的芬芳。李广田曾说:“生活比写作重要,也比写作困难,最要紧的是改造自己的生活。”^⑦朱鸿散文中作者总是以身入局,以情为线,以知为根,指引着读者由作者的世界回到自身的世界,将艺术与现实对接在一起,引发感同身受的触觉,指引读者更好地享受和热爱生活,领会生活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生态散文研究”(22BZW16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伟,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散文。

- ① 朱鸿:《山中》、《爱之路》,第49页,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
- ② 朱鸿:《南京路》、《放弃》,第99-100页,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
- ③ 朱鸿:《后记之一》、《爱之路》,第185页,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
- ④ 朱鸿:《在朱鸿散文研讨会上的致谢发言》、《药叫黄连》,第269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 ⑤ 朱鸿:《汉水之源》、《放弃》,第133页,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
- ⑥ 郑伯奇:《小品文问答》,陈望道编:《小品文和漫画》,第212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
- ⑦ 李广田:《论身边琐事与血雨腥风》、《李广田全集》第5卷,第22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